

后革命年代的童年

李晓君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革命年代的童年 / 李晓君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5.2
ISBN 978-7-5500-1233-2

I. ①后… II. ①李…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38850号

后革命年代的童年

李晓君 著

出版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王丰林
书籍设计	张诗思
制作	周璐敏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9楼
邮编	330038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
开本	850mm×1168mm 1/16 印张 15.5
版次	2015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	160千字
书号	ISBN 978-7-5500-1233-2
定价	26.0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5-6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址 <http://www.bhzw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白居易《池上》

目 录

Contents



- | | |
|-----|---------------|
| 001 | 出生地 |
| 006 | 梦，和另一个梦 |
| 011 | 鹈鸟，或河边的行走 |
| 017 | 自我的囚禁，以及小故事 |
| 026 | 画画的乐趣超越了现实 |
| 032 | 菖蒲的夏天 |
| 038 | 马厩以南 |
| 043 | 阁楼冲、破落的军官和养蜂人 |
| 049 | 溯流而上 |
| 055 | 家族的忧伤 |
| 062 | 时光中的母亲 |
| 072 | 欢 愉 |
| 082 | 父亲的医院与晚年生活 |
| 087 | 空 山 |
| 092 | 酿酒厂里的旧色县城 |
| 097 | 我们县城的疯子 |
| 102 | 陀螺的舞蹈 |

108	寂 寞
115	夏 天
120	小镇医生
128	一个邻居
132	老宅、婆婆和其他
138	电影记忆
142	广场上的月亮
146	毛主席纪念堂
151	黑夜中的隐者
156	性别意识
162	劳动的乐趣和对劳动的逃避
168	我的理想
174	来自大山的客人
181	对英雄的崇拜
188	镜中世界
194	父子之间
201	沿着河流往回走
207	冬天的感受
212	美的最初体验
217	街道生活
224	所有人的童年都是相似的
229	词语和证据
234	命运·时代·文体 冯仰操



出生地

这个县，据地方志记载，建于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此后这个县一直不存在，直到清代才设置了一个相当于县的行政机构——厅。但这个地方一直存在着，旧属庐陵。编写地方志的老陈，后来我成为他的同事，坐在他办公桌对面；当他将脸从公务材料里抬起，你会发现这是一张古代书生的脸：白净、忧虑、眼角布满血丝。他的办公桌玻璃板下面压着一副用钢笔抄写的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字帖。在他这颗总是忧心忡忡的脑袋里，装满了历史和民谣。我要承认，我对这个县的历史所知很少。

当我站在大街上，眯着眼眺望，仿佛就能看见时间深处的奥秘。我对这条街的历史的掌握仅限于自身有限的记忆。除非是亲历，否则被人书写的“历史”，在我看来总是不牢靠的。对于我来说，这个县建制于1972年6月，在此之前，它对我是不存在的。当我现在写我的童年，必然要写到这条街——如果抽掉这条街，这个县（和我的个人史）就像推倒的骨牌一样，转眼即会陷入坍塌。街叫“解放街”还是“胜利街”，并不重要，因为它现在又有了新的名

字——“新建街”。而我家在与新建街相通的一条巷子里。那里叫“上街”。1972年6月16日，我在上街的一个店面里出生——爷爷喜欢把我们家叫做店面，也许是它临街的缘故吧。

爷爷是入赘上街的。奶奶去世后（那时我还没有出生），爷爷就回了他朱家的乡下。爷爷个子高大、性急、好大喜功、脾气暴烈但心细。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一辈子没在他面前得到翻身的机会。与爷爷相反，父亲个矮，性情柔弱，胆小怕事。在他犹疑的眼神中，永远倒映着一只高悬于头顶上的巴掌。这最初的记忆来自幼年的某次经历，但此后便成为永远挥之不去的恐惧。那个夜晚，也因此成为他噩梦缠身的永夜。爷爷80岁时，在父亲面前一咳嗽，父亲瘦弱的身子便像糠筛子一样抖个不停。爷爷一辈子没有正眼瞧过父亲一眼，但是2005年爷爷去世时，父亲是所有恸哭的人中哭得最厉害的一个。

按理说，父亲对爷爷应该是有恨的，他几乎没有得过一天父爱。父亲出生后奶奶就去世了。父亲是老祖母一手抚养长大的。但父亲对爷爷仍充满敬意。

据说，我的出生，给爷爷带来了很大的欢乐。此后，他与我家断绝已久的联系重新续上了（那时，爷爷已经续弦，我出生时，叔叔也快满十岁了）。在爷爷的子孙中，几乎没有谁逃过他的巴掌，只有我例外。爷爷从来没有打过我，但他的严厉还是让我不敢亲近。爷爷来我们家的次数比我们去他那里多。他撑着一把黑伞，身上穿着一件短袖白汗衫，他的脸通常都是红的——喝了酒以后就红得更厉害了。他好两口酒，每次在家里喝完一通酒，就将桌子椅子



掀翻在地，留下一堆余音绕梁的狠话，便摔门而去了。

当他在我家门前的街上出现时，家里的空气立刻就凝聚起来。他甩掉伞上的水珠，用巴掌抹着发鬓灰白的红脸，开始了他的训斥，一直到离去。我已记不起他骂了些什么，只感觉到空气里“嗡嗡”的震响。

这个时候，我的老祖母已经不在人世了——爷爷做过最温情的一件事就是，老祖母去世时（父亲还在回乡奔丧途中），是爷爷亲手为她送葬的；不仅如此，老祖母的墓穴也是爷爷亲自动手挖的。老祖母没有儿子，是躺在女婿的怀抱中平静地离开的。

上街的历史在我快要进入学堂的时候断裂了——因为我们搬家了。母亲将店面卖掉了，重新在城南的老祖宅基地上盖了一幢新的房子——当然，房子是在几年以后才盖起来的，我们在一个叫做官厅的地方租了几间旧房住了好几年。母亲性情软弱，但她有时做出的决定却是非常的果断决绝。这是母亲做过的最受争议的一件事。爷爷的震怒是可想而知的。卖掉故居，母亲没有同爷爷商量——她认为同爷爷商量不成事——而在爷爷看来，就是没有将他这个长辈放在眼里。紧接着，出现了另一件不愉快的事，使我们之间的裂痕愈发明显了，曾经中断的冷战又续上了。

而我们却在大人们的是是非非之外无辜地成长。对于我来说，发生在大人之间的这许多事情，在当时是我所认识不了的。上街的青石板路磨砺着我的成长，但我对它的印象却日益模糊。在对上街片段的回忆中，那个拖着鼻涕的小孩，没有显示任何过人之处，只有他的安静和老实，才显得稍微有些与众不同，但也不是十分明

显。这个个性不是很鲜明的小孩，恐怕也没有在左邻右舍的脑海里留下太多的印象。

官厅离大街也不过一箭之地。我们遇到一些好心的邻居——这使我在官厅度过的童年充满了愉快的回忆。重新造一幢房子的念头像一棵蓬勃的大树一样生长着，我们家沉浸在一个不失疯狂和偏执的愿望里，乐观的情绪在全家人的心头蔓延——在善良人的眼中，这户人家极力想过不切实际的生活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理解里面包含着微妙的嘲讽。当时我们家确实拿不出一件像样的东西出来，但是我们头脑中的房子却在拔节生长着，它日益清晰，我们丝毫不怀疑它只是矗立在我们的假想中。母亲动员我们挖土，做砖坯，用了两个暑期和一些课余时间，我们自己做好了全部建筑所需的砖坯，母亲请来师傅装窑烧制，几个碉堡似的红艳艳的砖窑立在我们家的宅基地上，昭示着这户人家造房子的决心磐石般坚定而不能动摇。

但这欢乐当中也隐含着些微的酸楚。我们家有个不小的菜园子，做砖坯所需的黏土全部取自那里。持续不断地挖土，在园地里形成了一个很深的窟窿。有一次，在挖土的时候，姐姐脚下的泥地坍塌了，很快就栽到窟窿里去了，上面的土崩塌下来将她整个身子给盖住了。我们吓坏了，一边手忙脚乱地刨开土一边大声地哭喊着。当姐姐从泥土里钻出来时，脸色惨白，哭得也是不像人样了。

我们家的房子造起来了，又高大又气派，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但上街经常在我的睡梦中浮现，我回去过几次，在一个要好的伙伴家里吃过两次饭。这家女主人漂亮而风骚，但心肠很好，这样



的人注定命苦。她的儿子也到城南我家新居玩过几次，后来不知什么原因精神失常了。上街我家的故居后来又被继承者给变卖了，新的继承者将旧房子拆了，重新盖过了一幢，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去过了。

梦，和另一个梦

有一日午睡时，我梦见回到了上街的老宅，看到邻居老陈——一个卡车司机同时是我的养父（我出生时，按民间的说法要“躲母”三日，便认老陈夫妇作养父母），从车窗里探出头来，他脸上遍布那个年代的雾气。他吐掉嘴里的“大前门”，用缠着胶布的粗笨手指按了按喇叭。我茫然地抬起头来，用无辜的眼睛望着白花花的阳光，我的脸有一边已经红肿了，那是噩梦烙下的印痕。我看着桌面，上面只有木头的纹理、几块木板拼凑形成的缝隙，一只苍蝇正挣扎着从里面翻身。窗子外面，喇叭里正在播放高亢的乐曲。

白杨树在孤寂而疯狂的年代里静静生长，有的被锯断了，留下一个个树墩子。有几次，我和母亲走在公路上——天知道我们走了多远的路，我们在树墩子上坐下来休憩。那时候母亲依然年轻，她握着我的手——她的手还是那么白皙细腻，一点不像现在皴裂苍黄。母亲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像是生怕我会飞走似的。这一对母子，坐在公路旁，眼睛毫无内容地望着前方的田野、村庄和天空。旧公路一直延伸着，看不见它的尽头。公路没有浇黝黑的沥青，白



亮的碎石和沙砾铺在上面，疾驰的卡车经过时，不时溅起一些石子。飞起的石子速度惊人，它们“噗噗”地射到旁边的田野里。

我仿佛睡着了。一只蜘蛛在我头上徒劳地奔忙着——它的乐此不疲，激起一个孩子莫名的恼怒，他随手捞起一件物什，将蜘蛛连同它的网从半空中挥扫下来，再狠狠地踩上一脚。在这“扑哧”的声音里，仿佛听见另一个声音：“命运”。我望着天上的云翳，以及它们下面移动的暗影——影子在大地上匀速移动，事物在暗影里呈现出一种辽阔的悲怆感。

离县城不远有座玉壶山。灰黄的山冈像是一个怪物——它背阴的一面，被人为炸出一片嶙峋的口子，人们不断地从里面掏出矿石，直到有一天将它完整地雕塑成一个镂空的建筑。山坡上有一个寺庙，佛像已被推倒，看庙的人已不知所终。曾经，我爬上山，在寺庙的石柱和祭坛上攀缘，看见细长的公路连着棋盘般的县城。我和同伴站在山冈的寺庙旁，就像古人才能体会到的那样，感悟到一种超度人世的平静。我们将手拢在嘴边，朝着山下大声叫喊。我们听见自己的声音，像片片飞絮飘浮在空中。我们沉迷于这幼稚的把戏，但除了空洞的山冈，没有谁会听见我们的胡乱呼喊。

我老是做梦，梦里有一个院子，我相信从来没有去过。但现在它出现在我面前，带着一种我仿佛在其中生活多年的气味。院子里，梧桐树叶腐败不堪，锈铁丝上垂挂着冰冷的冬雨，抹着石灰的砖墙已经发黄，爬满了水渍和霉斑。整个院落空无一人，但走廊里的白炽灯却亮着，木板楼梯上响着仿佛刚刚离去的脚步声，糊在书桌前的报纸，上面留着十几二十年前一个年轻人的指纹——他糊上

报纸以后，转过身来，心满意足地将房间打量，嘴角带着淡淡的笑意。

枝叶横陈的法国梧桐，树叶掉了一半，堆积在水洼里，剩下的一半挂在枝头，抖瑟着，摇晃着，枝杈间布满了铁灰色的寒气。屋檐上的水落在台阶上，转而流到下面的水沟里去。院子靠近洗手间的地方，挂着一件白色背心。

我充满惊奇地看着这一切，像走进一个不存在的时空中。一切都是静止的、脆弱的，只要轻轻一推就会“哗啦”地倒塌下来。

我仿佛感觉到某个神秘的女人在此生活多年。当我这样想的时候，脑子很快浮现出我的老师来——语文老师是个漂亮的少妇，穿质地很好的裙子，扎一条不长的辫子，说话软绵绵的。她的先生是个穿白西装、打领带的英俊男人——这样的装束，在那个年代是多么令人惊奇啊！仿佛一个小学老师那样的女人，在这个院子生活多年，这个院子安安静静，女老师也是安安静静，但我觉得她的内心是五彩斑斓的。她有一颗热忱而不安宁的心。

我仿佛又睡过去了，在梦中，我看到不知在哪本画报上看过的照片：一个陌生的广场，有着无与伦比的雕像，马的头部嘶昂、前蹄腾空，手拿盾牌的武士眼中充满了对胜利的渴望，喷泉后面是哥特式建筑的尖顶，阳光照在青铜马头……而我是在哪里？我从午睡中抬起头来——我仿佛有着永远睡不完的觉，永远，我要从巨大的甜蜜和空虚中抬起头来，梦中的奔跑戛然而止。我永远坐在黄昏莫名的寂静中，听见飓风响彻荒原……

我永远独坐在世界的寂静中。世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的亲人



们，他们都去了哪里？阳光照耀着大地上的事物，照耀着山冈、平原、河流和树林。我的影子和树木纵横交错的投影纠缠在一起。我的呼吸，混合着泥土的呼吸。

我来到大街上，看见几辆马车停在车站那里，赶车的人坐在黄昏里吸烟。这几匹马：瘦弱、肮脏、有气无力，看上去跟几条老狗差不多，可是照样若无其事地在昏暗中打着响鼻，漫不经心地甩着尾巴驱赶蚊虫。在我的注视中，三三两两的少年，从各自的屋子里出来了，他们满不在乎地沿着街道溜达，嘴里大声吆喝着，一副称王称霸的狠相。我看见他们的父母、姐妹也出来了。他们的父亲一脸坏笑的样子，他们的母亲嘴里永远骂骂咧咧的，他们的姐妹勾肩搭背，天知道她们迎风怒放的花季会遇到怎样的凶险。

我坐在黄昏里，坐在一个仿佛布满栅栏的局促的空间里。母亲过来安慰我几句，又继续在厨房里忙碌着。昏暗的白炽灯在屋檐下摇晃，墙壁上的影子也在摇晃，我觉得我的头被眼前的东西晃晕了。我继续躺下来，星空在蚊帐顶上浮现，我的思绪又被带到乡村夜晚的田野。我从记事起，每年都有大量的时间到乡下的亲戚家去。

我总是忽略母亲的存在，更愿意和同龄的孩子在一起。母亲与我，就像黄昏的太阳对于早上的太阳，它们本身来自一体，却永远不会相遇。我的长相、脾气与母亲极为相像，通常在她眼里，我简直就是外祖父的化身。外祖父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我因此对他的印象非常模糊。大约从我懂事起，母亲就不再把我看作是个小孩——在她眼里，出现的是一个老人和小孩的双重形象。我觉得

我的童年结束得比其他的孩子都要早，当我羞怯地向她发出乞求，我觉得她距离我那么远。而当她俯身向我呢喃，她会感觉，面对一颗过于早熟的心，温存的言语显得多么不合适。我用属于她的父亲的眼神注视着她——我看见她眼睛里的慌乱和羞愧。但是仅仅在一瞬间，我们又恢复了平静。交流的障碍永远横亘在两颗柔弱的心面前。

我像一匹待在厩里的马驹，焦躁、易怒，对栅栏里的生活充满痛恨。唯一的乐趣就是做梦。我有做不完的无穷无尽的梦，我有热烈的永远不能实现的梦。

然而我却一次次回到大街上去。夏日的大街，太阳晒得路面的沥青在淌着汗水，我的塑料凉鞋踩在上面，必须用很大的劲才能将脚从路面拔出来。通常我走在树荫下的水泥人行道上，夏日正午的大街，我在树下的行走仿如梦境一般。我几乎快要沉睡过去，感觉不到脚下的地面，百货商店的窗玻璃摇晃着，使人晕眩；但我还是在短暂的余暇里瞥见包子店的女主人嘴里的涎水，她睡着了，手里的绿色蝇拍掉在地上，苍蝇趴在白胖的包子上，幸福得快要晕厥过去。玻璃店的师傅还在忙碌，在寂静的中午，玻璃的碎裂声响得那样惊心动魄。一个寻常人家的媳妇，手里端着尿钵子，双眼迷蒙地从家里走出来，她好像刚从午睡中醒来的样子，身上散发着我们赣西女人特有的植物和河流的气息……